

和爱一起长大

郑科授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

和爱一起长大

郑科授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2 号

责任编辑:马 珂

封面设计:林 勤

封面题字:叶秀荣

·夏耘集·

和爱一起长大

郑科授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

新华书店经销 粤西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3 印张 插页 120 千字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5418-1243-9/I·245

定价: 5.50 元

灼灼情怀
灿灿诗篇

——贺郑科授《和爱一起长大》出版

陈传添
 一九八六年八月

湛江市人大秘书长陈传添题词

愿汝鹰击长空，翱翔
于人们心灵之上空。

是部科授站集⁷和愛一起長大

黃振強 五九六年夏

湛江市文联主席黃振強題

新苗茁壮
叶绿果丰

——赠郑科授同志

黎俊生题 1996.7.30.

麻章教育局局长、作家黎俊生题

目 录

题词 陈传添 黄振强 黎俊生(封二)

序一 红土情怀 洪三泰(1)

序二 用思想说话 符 琳(3)

第一辑 红土之歌

写在红土地上 (9)

湛江,1995 (11)

雷州十贤祠(外一首) (13)

雷州歌 (15)

“五四”青年节 (17)

我的歌 (19)

三元塔 (21)

南渡河之歌 (22)

市长在新闻发布会上(外一首) (24)

再别小溪(散文诗) (28)

第二辑 亲情依依

写给母亲 (31)

母亲之歌 (32)

写给父亲 (34)

雨夜的怀念 (36)

你的生日 (37)

第三辑 温馨的爱

枕着你的名字入眠	(41)
等你,在雨中.....	(42)
认识你后(散文诗)	(43)
喜欢读信	(44)
远方来信(散文诗)	(45)
山稔花	(46)
思念一个人	(47)
爱,不敢说出口(外二首).....	(48)
电话那头	(52)

第四辑 落英缤纷

咖啡屋	(57)
清明节	(58)
乡愁	(59)
夜风	(60)
木麻黄	(61)
送别	(62)
黄昏	(63)
码头工人心语	(64)
希望(外一首)	(66)
雷州女子	(67)
悼念英雄	(68)
哭嫁歌(外一首)	(70)
雷州之春	(72)

航不出你的港湾	(73)
写给华	(75)
欣赏	(76)

附 录

面对逆境 永不跪着	刘秋伟(79)
写在生命的清晨——郑科授作品印象	张喜洋(84)
情铸的诗文	谢应明(87)
一枝红杏出墙来	王德山(89)
八千里路云和月	朱 远 陈文彬(91)
后记	郑科授(93)

红土情怀

——序《和爱一起长大》

洪三泰

郑科授寄来诗集稿《和爱一起长大》并嘱我为之作序。我感到有些突然。因近年来我潜心写作，极少有时间同年轻作者联系，也不常读他们的作品了。一本诗稿寄来，也寄来热切的期望，我只得停笔抽空读完它，写点感受。这样，或许不至于让作者失望吧！

我的故乡雷州半岛这片红土地或许适合诗歌生长，近十年来似形成了一片郁郁苍苍的诗林。郑科授是其中的一棵正在成长的树。红土地是奇特的，红尘滚滚，红泥如胶。雷电击过，旱火烘过，暴雨打过，台风刮过；它会裂，会陷，会秃，会绿。总之，多灾多难的红土地，是千锤百炼的土地。它竟出奇地孕育着诗。象每一个雷州半岛诗人一样，郑科授也强烈地感受到它的魅力。且不评述郑科授诗的优劣，就从他不忘乡情、亲情和友情这点看，我以为他的诗路是对的。他走出心灵狭窄小道的困惑。有些人一开始就死守“我”的极小圈子，把诗栽在小小陶罐里。出语便是孤独、冷漠和悲凉。即使用尽十八般武艺，也难以引起共鸣。郑科授以红土地、湛江、雷州、文物以及在特定环境里的父、母亲、朋友为题材，写亲情、友情和爱情，读来比较新切感人。

乡情(包括亲情)、友情和爱情应当是诗的土壤。诗根扎于其中,就能长出粗壮的根茎,墨绿的叶子,开出鲜丽的花来。从雷州半岛的红土地成长起来的诗人,现在大都能吟唱自如,令人难忘。翻开他们的作品,其情香醇如米酒,引人久久品味。郑科授自有较好的悟性,也试图去感受红土地的神奇性。无论“一席荒凉”、“一腔惆怅”、“一片苍茫”,还是“一树传说”、“一地歌声”,都溶入了作者的真切情怀。无论是红土地成长起来的男人、女人,包括父母亲和朋友,作者都感受到属于他们的纯朴、勤劳、粗犷和执着。父亲的“酒碗里/总会溅出一两句带血泪的民歌”。“我是母亲在黎明流出的血液/于血泊中,我永远醒着”。这种感受显然是刻骨铭心的。“枕着你的名字/沉入甜蜜的梦乡”,“很久没有了你的来信/我的惆怅/因此在雨夜/窗前的那盏灯边/燃烧”。郑科授在写“情”的时候,用语冷峻、泼辣。

红土地是多情的土地,诗的种子应当是多情的种子。在雷州半岛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生长出诗来。只要真诚地百折不挠地把诗的种子播下去,便可以发芽、成长,形成诗的森林。当然,即使长不出芽,若化成红土,也是一首很美的诗。

但愿郑科授深深地扎根红土地,多读名著,多苦练文字功夫,写出更多感人的诗篇。

1996.7.5 在广州

(注:洪三泰系著名诗人、一级专业作家)

用思想说话

符 琳

关于郑科授的诗歌，我不想再说什么，因这是我的“任务”——我们有言在先，我为郑科授写的这篇“序”不谈他的诗歌，只写我们之间的一些事。

六年前或更早一些时间我就认识了郑科授，但严格地讲，我们只是有了初步“接触”。那时我们在不同的两所中学里生活。郑科授是个念高中一年级的学生，我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中学教师，由于我给一位文友的诗集写的“序”被郑科授看中，于是他按照我文中提供的线索给我写了一封信，还热乎乎地叫我为大姐。我想郑科授那时还绝对不了解我。既然是不了解，那么他对我的某种“崇拜”就有可能是盲目的。我郑重其事地给他回信，说我是×××的同胞兄弟，个人奋斗史与私生活并不象他想象的那么眩目……

但是事实上，我之所以给郑科授回信，我敢说绝不是因为他误解了我的性别，更不是因为他与我的中学时光都在同一所学校里度过。郑科授老远给我写信，他对文学的执着完全不同于那些浅尝辄止的文学青年，更不同那些发表了几篇作品就将头颅高高地扬起来看人的年轻作者。郑科授对文学的痴迷，使我想起我中学时代对文学的酷爱。那时我跟郑科授有近似之处，比如因为多读了几本文学名著，就雄心勃勃地

要做作家，写了几篇被老师在班上当范文的作文，就浮躁地联想到自己跟名家只差一步之遥。我记得，我当时曾给跟我同乡的一位名家写过信，而且躁动不安地写。之后，因担心名家不给我回信，又神经兮兮地给名家寄去了我的一幅照片，但我的全部希望与理想还是石沉大海了。我为此而苦闷而彷徨，甚至要放弃我的梦想……如果不给郑科授回信，我这个校友会不会象我当初那样呢？

结果郑科授比我当初“幸运”得多，他不久就收到了自己心中的“偶像”的复信。若我当初也收到偶像的回信，我后来的文学之路又如何呢？我不敢想象，现在我要做的是，我要感谢我的那位名家同乡，是他对我的冷漠或一时疏忽使我懂得了文学之外的一些事情。

而我与郑科授的“相识”，实际上是三年前的事。那时我已离开讲台，但我对那方寸之地却恋恋不舍，在真正离开它的时候，我竟再三顾盼，潸然泪下。我不知道这跟我了解郑科授有什么内在联系，总之在我离开它的前夜，我整理了各地朋友学友们的来信，才发现自己尚有两封信未复给郑科授，于是到新单位后便给他写了一封短信。我想，他在乡下，不会那么快给我“麻烦”，没想到才三天时间，他就老远的摸上了我的家门。我的家乱糟糟的（在我看来实在不宜接待客人），但郑科授却全然没有感觉到我的某种尴尬，他站在门口对我说，我是郑科授……

那一晚，他就住在我家里。他说在我家里过夜，有一种如在家里的亲切感。我当时就因他这句话而感到亲近。我们毕竟都是从农村出来的。我们谈了很久（这对某些人可能是不可思议的）。郑科授那天临走时带走了我 20 本《当代青年诗

他说让他试一试销出去。但我却对他不抱什么希望，因为我知道乡下的承受能力，且经历过乡下读书的种种“奇遇”。

我记得在我认识郑科授之前，曾经托一位文学青年推销一种杂志，但书最后卖得如何？我事后催他几次，因见他有“困难”，便先垫付了书款。不久他就中学毕业了，我无从查找他的下落，也不再去想这事。（事实上文学留给我的尴尬是无法抹去的）。

而郑科授凭着他极强的社交能力，不久就把书销完，将书款交到我的手中。他跟我谈起了他的推销过程……

我钦佩他敢于走进文学为我们设下的某种尴尬的勇气。他对朋友绝不轻诺寡信，仅这一点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想郑科授可能还不了解自己的某些优点，否则他怎会在一些文章的议论里闯了“红灯”呢？希望他不仅仅和爱一起长大吧！我的序文，写下“用思想说话”这个题目，其实也是为了与他有个共勉。

1996.8.2

第一辑

红土之歌

西湖边轻风颺起
湖柳轻摇
摇响一树的传说和
敬意

——摘自《雷州十贤祠》

